

王珉 著

终极关怀

——蒂里希思想引论

新华出版社



终 极 关 怀
——蒂里希思想引论

王 珉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极关怀：蒂里希思想引论/王珉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1

ISBN 7-5011-4739-6

I. 终… II. 王… III. 蒂里希-哲学-研究 IV. 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6081 号

终极关怀

——蒂里希思想引论

王 珉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158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39-6/B·16 定价：16.00 元

序 言

刘放桐

王珉同志的博士论文《终极关怀——蒂里希思想引论》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他要我作个序。我作为他在复旦大学作博士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在他的这部论著出版时对之说几句话，也是义不容辞的。

本书所论及的蒂里希是当代西方宗教哲学思潮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关于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对之加以介绍，他的一些论著也在陆续翻译出版。但对他的理论作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的论著似乎少见。人们对他的认识往往较为笼统和一般化，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因此，当王珉同志最初提出把蒂里希思想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就觉得很有意义，表示支持。当时我建议他不要停留于蒂里希本人的思想，而要把他的思想放在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宗教哲学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分析，揭示蒂里希的理论与当代其他哲学思潮、特别是宗教哲学思潮的联系。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蒂里希思想的意义。他同意我的看法。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王珉同志的这部论著在这方面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单纯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蒂里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当然不及杜威、罗素、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 20 世纪的大师级人物；但在宗教哲学领域，他可谓声名卓著。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作为神学家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所陷入的困境的性质及其原因，特别是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近代西方被绝对化所造成的使人非人化（异化、物化、对象化）以及放弃道德理想和精神追求等消极后果，并由此表现了他对人的命运、价值和意义的关切，从而使原来与人文精神相悖的基督教重新具有较为强烈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作为哲学家把对人类生存的研究当作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即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与当代西方的存在主义走到了一起，以至于有时被当作存在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但与海德格尔和萨特等所谓无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不同，他力图使存在主义对人的强调与基督教神学对神的强调统一起来，使存在主义的超越传统人道主义的人性具有超越世俗的人的神性。这也就是将传统的基督教神学改造为挽救当代西方社会中人性失落的精神工具。正是由于蒂里希把存在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当代时代精神的哲学思想运用于改造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使后者在理论方向和形态上都发生了相应的重要

的甚至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转变。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蒂里希被认为是推动当代的宗教改革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主要也源于此。

当代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立场各不相同。其中既有激进的自由派神学，也有保守的正统派神学。蒂里希居于这两端之间，他被认为是具有广泛影响的所谓新正统派神学的主要代表。新正统派神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保留了正统派神学对具有超越性、终极性和人格存在意义上的上帝的信仰，避免了激进的自由派神学把上帝完全消融于人本身的存在之极端化倾向；又对正统派神学关于上帝存在的彼岸性、绝对性和独断性观念作了重要的改造。因此，相对于自由派神学而言，它是对古典基督教思想、尤其是宗教改革时期神学思想的回归，故有“正统派”之称；但相对于古典正统派而言，它又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将上帝的存在与人本身的存在联系起来之许多主张，因而是“新”正统派。

王珉同志这部论著的主要优点之一，就是它不仅详尽地阐释了蒂里希神学和哲学的各个具体方面，而且抓住了他作为新正统派神学的主要代表的根本思想特征所在，并对之作了相当深入具体的分析和评价。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从哲学、宗教、道德和方法等各个方面对蒂里希思想的核心概念“终极关怀”作了深刻、全面和准确的论述，特别是揭示了“终极关怀”作为人类生存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与

作为上帝象征的神学意义的统一。在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国内关于蒂里希的各种评价中,王珉的这部论著在这方面无疑属于最好者之列。

不过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本书通过阐释蒂里希的新正统主义神学对正统基督教神学的超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西方宗教哲学和神学在近现代之间的转变的实例。西方哲学在近现代之间的转变不是个别哲学观点上的变化,而是具有根本变更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型(特别表现在以对现实生活和实践的强调取代了对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的绝对实体和绝对本质的追求),它意味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宗教神学不同于哲学,不能生搬硬套地用西方哲学中的变更来比拟西方宗教神学中的变更。但是它们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西方哲学中的变更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西方宗教神学中的变更,特别是直接具有哲学意义的宗教哲学的变更。事实上,西方宗教神学、特别是宗教哲学在近现代之间同样发生了重大的变更。这主要表现在: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观念的含义变了,上帝在世界上的地位变了,上帝与人的关系变了;更为重要的是:信仰上帝的目标也变了。对于许多人来说,信仰上帝已越来越不是为了达到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彼岸世界,或求得作为彼岸世界的绝对力量的上帝的拯救,而是被当作人对自身的有限性的超越,当作人对自身的全面发展、完满性或者说崇高的

道德理想和最高目的的追求。这种变更当然还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一种开始显露的倾向。对之当然不能过分强调,更不能将其绝对化。对于宗教和宗教哲学的虚幻性、欺骗性等消极作用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警惕。但对于它们的确已经存在的变化,我们同样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之采取更为适当的对策,从而更好地排除各种消极因素,利用其积极因素,以此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这一点也许正是我们研究蒂里希等现代西方宗教哲学和神学的主要目的所在。王珉这部论著在这方面有所论述,但仍可以进一步展开。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也可以说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我认为,无论是作者和读者都应当加强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与探索。

1999年7月4日

内 容 提 要

保罗·蒂里希是当代横跨哲学和神学两大领域的著名思想家。他所提出的“终极关怀”思想是当今人文科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以“终极关怀”为题,从存在论、宗教论、道德论、社会历史观与方法论五个方面分析和论述蒂里希的主要思想。

绪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正在消蚀着宗教的神圣和人类的本性。蒂里希倾注全部热情和精力,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他站在基督教新正统主义和20世纪生存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上帝就是“终极关怀”之象征的神学新见解,将人的生存和命运与“终极关怀”紧密地联系起来。据此,蒂里希的理论达到了基督教神学在“本世纪中期一项纪念碑式的思想成就”。

第一章从哲学的存在本体论阐释蒂里希的“终极关怀”思想。在当代工业社会,人们经常体验和思考一个怪异的现象,那就是:物欲的天堂和精神的囚室。人类的灵与肉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分裂之中。如果说,古代的人们竭力贬低肉欲的存在和需求,抬高灵魂的净化和升华,多少带有一些物质贫困时代的苦澀与无奈的话,

那么,今天的灵与肉分离的问题又当如何解释和解决呢?蒂里希认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须在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种新的生存方式追求“生活的深度”。它具有一种精神核心即“终极关怀”。在他看来,“终极”的存在和对“终极”的态度是相互开启又相互深入的。生存的终极只有在关怀中才能显示出来。关怀的根据就是关怀中的期待和寻求中的终极。终极在关怀的路途中,它根本地伴随着无限的关怀。“终极关怀”一词指出了关系的两个方面:人的无限关怀的“终极”的对象和人对“终极”的关怀的无限过程。从被关怀的对象的意义上说,终极是一种存在,一种作为关心和期待的目标的对象性的存在。这是关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作为人的关怀活动。从人的关怀的方面来看,终极指的是一种无条件性,即一种作为无限过程的存在状态。人的关怀总是处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之中。没有人的关怀,也就不可能有作为对象和目标的存在。终极性的存在和终极性的追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终极关怀与一般关怀不同。一般关怀主要地产生于人的具体需要,它有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判断,它要求单独地占有对象。终极关怀则从有限的存在中寻找和发现无限的东西。这种关怀常常表现为悖论性的关系。它永远拥有终极性的目标但又不能占有终极。终极关怀与偶像崇拜相对立。偶像崇拜是人们将有限的直接对象当作终

极目的加以无条件关怀的现象。蒂里希认为,在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我们要判断任何据称有终极性的说法,可以去考察一下那个自称为终极的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客体或对象。如果能,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终极的东西。真正终极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身参与其中的东西,必须是超越了主体和客体关系的东西,必须是无限地高出于一切存在着的客体和对的东西。这个唯一的真正终极的东西,我们在神学上称它为上帝,在哲学上称它为存在的力量和意义。终极关怀就是人类超越自己的直接的和次终极的利益与要求,而无条件地追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与活动。蒂里希的终极关怀理论,恢复和发展了宗教神学关心人类生存意义的本体论内涵,也对神学作出了不同于传统教义的全新诠释。本章还从“终极关怀”的新视角,对存在、存在自身和新存在作出了新的解释。

第二章从宗教的上帝论和耶稣基督论阐述了“终极关怀”的神学内涵。上帝是终极关怀的象征。上帝所表现的是人类所终极地寄予关怀的内容。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关于上帝的存在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信仰的论证,显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斐洛和托马斯所主张的自然理性的传统。另一个是保罗、奥古斯丁所奉行的神秘启示的传统。蒂里希继承的是保罗主义的思想遗产。他将这个传统与当代强调生存体验的存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他提出,上帝是存在自身,对上帝的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深

层体现。同时,上帝又是具有人格性的存在。他通过耶稣宣示自己。耶稣基督既是上帝与人相遇的中介,又是生存异化条件下的新存在的样板。人的罪孽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的相疏远。上帝对人的拯救就是人同已疏远者重新结合,即:使人与自然、与他人、人与自身本质的再和解、再统一、再复活。蒂里希选择了基督论的两个中心象征即“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来论述耶稣基督作为新存在的神学意义。前一个象征表现的是耶稣基督受制于现实的生存存在。后一个象征表现的是作为耶稣基督的新存在已经战胜了那种使自己分裂与疏远的邪恶。蒂里希对“终极关怀”的宗教论阐述,既坚持了基督教新教神学的某些传统立场,又使这种神学充实了富有时代新意的现代思想内容。

第三章提出,蒂里希的生存主义神学以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构成了一个价值与评价的理论体系。他的宗教道德论是哲学、神学、伦理学的统一。他从人的存在本身,即在人的实践行为、在人与人的人格关系上实现人类本质的意义上,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主张。蒂里希的宗教道德观可以用“一个核心、两个特点”来加以概括。一个核心是:道德以人格为核心,以个人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实现为内容。两个特点是:道德的义务论特点和圣爱论特点。他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规定道德的性质,道德是终极严肃的。道德要求实现人的本质所是,而实现人的本质正是终极关怀的内

容。从基督教神学来规定爱的内涵,爱是以“agape”为标志的圣爱。蒂里希主张发挥爱的力量,实现正义的爱。

第四章阐述了蒂里希的社会历史观以及“终极关怀”思想在他的社会观和历史观中的表现。在蒂里希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性质,而这双重性质的存在和表达都具有悖论的意味。从目的论的历史观出发,蒂里希更注重对历史主观性的思考与研究。乌托邦思想是蒂里希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论述了乌托邦的各种类型,对乌托邦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作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分析,这种分析有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通过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也通过对历史秩序和神圣秩序的比较,他阐明了关于上帝国的概念。上帝国是社会理想形态的一个象征。最后,蒂里希论述了宗教社会主义的范畴。他认为,宗教社会主义产生于基督教和人道主义的充满张力的结合,是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一种表现。蒂里希的宗教社会主义是一个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联系起来的社会政治理论。

第五章探讨了蒂里希阐述“终极关怀”的三个方法论。相互关联法。它指用人类生存性的问题和神学启示性的回答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来澄清人类生存中的困惑,解释基督教信仰的内容。象征法。人的终极关怀必须象征性地表达。因为只有象征的语言才能表达这种终极关怀。象征法是指用一个人、一个物或者一个符号来表达“终极

关怀”中的“生活的深度”。上帝作为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象征,表明人类对于理想生活的信仰和向往。悖论法,是基督教神学启示的重要思想方法。蒂里希所使用的神学悖论具有两层涵义:一、自相矛盾。这是指在一个理论内部有两个对立的東西存在;二、似非而是。这是指一个与人们普遍见解相对立的反论。神学悖论中貌似背理、实为至理的深刻内涵,能够使人感到心灵的震颤和精神的顿悟,促使人去深入地思考生存的意义问题。

目

录

- [1] 序言
- [1] 内容提要
- [1] 绪论
- [17] 第一章 存在论——终极关怀的本体论阐述
- [18] 一、终极关怀
- [28] 二、终极关怀与哲学本体论
- [44] 三、终极关怀与人类生存
- [69] 第二章 上帝论——终极关怀的宗教论阐述
- [70] 一、终极关怀与上帝
- [83] 二、终极关怀、新存在与耶稣基督
- [91] 三、终极关怀与拯救
- [97] 四、终极关怀与宗教信仰
- [105] 第三章 道德论——终极关怀的伦理学阐述
- [106] 一、以人格为核心的宗教道德观
- [125] 二、正义之爱和爱的力量
- [145] 第四章 社会历史观——终极关怀的政治学阐述
- [145] 一、目的论的历史观
- [173] 二、神学“乌托邦”理想观
- [189] 三、“上帝国”的社会观
- [198] 四、宗教社会主义

目

录

[209]	第五章 方法论——终极关怀的神学表达
[210]	一、相互关联法
[219]	二、象征法
[229]	三、悖论法
[250]	后记
[258]	英文内容提要

绪 论

—

德裔美国基督教哲学家和神学家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出生于1886年8月20日,他的诞生地是德国的斯塔泽德尔(starzeddel)。后来的蒂里希特别强调他出生在19世纪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因为这恰好将他置于两个世纪从而使他生活在两种不同精神气质的边缘上。毫无疑问,他的早年生活对他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是一位路德教牧师的儿子。蒂里希的父亲虽然有教养,但却十分保守。而他的母亲则是培养孩子的自由性格,鼓励孩子的冒险倾向。由于出生在农村,蒂里希欣赏自然,他总是感觉到他被强有力地吸附在土地上。只要他一谈到树,他的浪漫品质就充分地洋溢出来了。路德教的家庭氛围,波罗的海滨度过的童年岁月,是他对于大自然和神圣者终身保持的浪漫主义意识的主要源泉。在蒂里希14岁时,他的父亲就被召集到了柏林的新位置上,这也使小伙子感到喜悦,因为除了土地、天气和森林,蒂里希也对生气勃勃